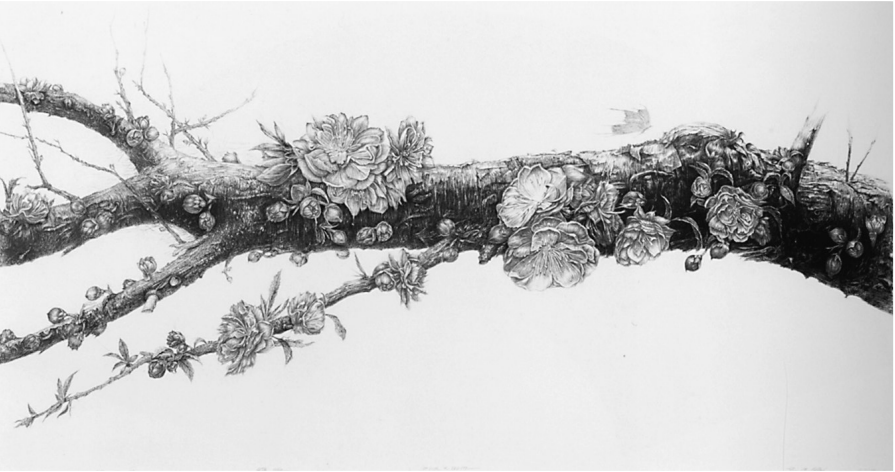


春天先是从乡村动起来的

□王忠范

尽管早就立春了,可在我们北方这座城市里,却不见一点春的气息。草未绿,花没开,树木光光秃秃,显得空旷、枯燥而沉寂。只是午间的阳光有些



↑ 文光锡《等风来》 版画 51×100cm

在某个公众号里看到了对基罗加的介绍,“相比于科萨塔尔、马尔克斯、波拉尼奥等如今一谈到拉美文学就能被提及的人物,基罗加如同一名隐逸写者。关于他的资料少之又少,其作品的流通也多局限于西语和部分英语



↑ 基罗加漫画像

国家,然而,这并不能阻止他的影响在‘拉美大爆炸’一代作家中的滋生与扩散”,开头的这两句就深深地吸引了我,“隐逸写者”、“资料少之又少”,这样的写作者常常就是我感兴趣的,无需知道更多他的生平,只要读他的作

变暖,但大多数人不敢脱下棉衣,怕寒流突然袭来。这段时间里叫人心急、烦闷,都埋怨这冬的“尾巴”太长了。

这个时候,我应邀跟两位记者来

乡间采风,住进了二龙眼河畔的珍珠村。这里的小青年都换上了花花绿绿的春装,既时尚又阳光,使春天一下子鲜明了。房东家的女儿英子瞅着我说:“老爷子,天这么暖还不脱棉衣呀,太寒了。”她一边把她父亲的毛衣毛裤递给我,一边说:“乡村没有遮拦,更没有‘水泥森林’,最接地气,所以春天早就在沃野农家间动了起来,那动的声音很动听哟。”我活到这一大把年纪,头一回听到这种说法,不禁赞叹英子的话语生动。

珍珠村的太阳很早就升起来了,红红火不留余地地撒光线,温暖渐渐弥漫。几朵白云冲出禁锢般轻盈柔韧地飞闪,仿佛擦拭着寒冷了一冬的天空。风动了起来,丝丝缕缕,清爽潮润,掠过地方立刻变得清新。二龙眼河的河心开化了,流水忽急忽缓忽冲击碎裂的冰块,那声音脆脆亮亮的。河边密密层层的柳枝晃动不止,不经意间一点一点地晃出好多绒嘟嘟

的“毛毛狗”,开始给人们营造如烟的感觉。而地头田脑上的片片小草,在风声里打着滚儿翻动,它们要摇身变绿,并且尽快淹没所有的枯黄。群鸟轮番飞来,欢快地歌唱起舞,那影子很好看很好听。英子说,鸟们正在举办乡村之春空中音乐会呢。

村里的街道上人人来人往,说说笑笑,脚步很快,好像都有着急的事情。这大概是乡下人的追春吧。只有那些母鸡们慢慢腾腾地走动,这叨一嘴,那踱一口,咯咯嗒嗒地哼叫。据说春起母鸡就“开档”,它们要下蛋了。好多植物和动物是最先知春的。

我们挨家串门,只见家家门敞着,窗玻璃擦得透明,特别亮堂。人们有的选种,有的搞发芽试验,有的修理农机具……这都是忙着备耕。走进老农韩伯的家,见他在院子里修完弯弯曲又试马套,我说这原始的耕作方式不是太费事吗?他摇摇头说:“猪圈前拱,鸡往后刨,各有各的道道。”他抹把头上

的汗水又说:“老方式种地省种子,还准成,只是麻烦需要出大力。”他看一眼我们,笑了起来:“庄稼人有劲就得往土地上使呀!”韩伯告诉我们,他种地一律用农家肥,不上化肥不用农药,三铲三趟,生产出的粮食最“绿色”,到老秋准有人上门来买,是香饽饽。

韩伯说得高兴了,非留我吃农家饭,说就着婆婆丁喝春酒那那就是一个美。婆婆丁是种嫩嫩的乡村野菜,白根绿叶,脆嫩生生的,水灵灵的,稍有微苦,吃一口爽快极了。韩伯说,这婆婆丁绿得早却老得快,再过些日子就不新鲜了,还嚼不烂。我们几个人吃出头上的汗珠,顿觉春满心间了。

出门环望村子四周的田野,热火朝天的景象便映入眼帘。送粪的、灭茬的、清垅的、整地的……人欢马跃,农机飞行,简直就是一幅立体的闹春图。人勤春早,是句老话,看来并不过时。而英子说的春天是从乡村最早先动的,那动的声音很动听的话,则让我感同身受了。

行与思

编织

□孙守云

父亲不到二十岁就学会了编席子,主要是编炕席。家家都住土炕,就家家都要铺炕席,有几铺炕就要铺几领席。屯里编席子的有五六十户,但父亲的手艺是公认的最好的。他编完的席子,铺在炕上平平整整,横纹竖纹都成一条直线,每朵席花长宽都不超过一寸。炕席滴上些水,轻易都漏不下去。卷成席筒不瘪肚子也不鼓肚子,两头儿更是齐齐整整,不会长一块儿也不会短一块儿。这样的一领炕席铺上个十年八年没有问题,顶天也就是颜色从黄慢慢变红,只管铺着就是了。

周围的几个屯子都抢着来我家买席子。我家从来不收定金,谁赶上谁就拿走。差一块儿没编完,买主就坐着等,有时一等就几个钟头,但大家都很高兴。父亲还编过一领五丈长的“炕席王”,是县城大车店要的,限期十天。时间一到,他们就来了,两个人费劲地拖着一卷特别粗的大席筒抬到车上,走时连说谢谢。住大车店大通铺的是从全县各地来的赶马车的车老板儿,他们都知道“炕席王”的来历,这下惠三的老孙头儿更有名了。我家的席子两天编一领,还是供不上卖。

母亲突然病故。父亲难过得不想活,整日泪流不止,他闹了一个月的眼病,左眼失明了。失去了母亲这位好帮手,再加上年纪大了,父亲只能白天编一点儿席子,晚上他看不见。姐姐已出嫁,家里最大的孩子就是我了,二年级刚念几天的我只得退学顶上来。我还是个孩子,眼高手低,开始编的一领竟是大头小尾。父亲跟来我家的老两口说,这是我姑娘编的,她还不会,这领不好,减价卖。老两口说怕不怕,谁都有个开头儿,孩子嘛,不用减价,要鼓励鼓励。甬提我多高兴了。

席角编正,席条拉直,留心席子的宽窄搭配,注意手上用劲儿的松紧……有父亲的指导,还有自己的琢磨,我很快就能编席子了。我白天编晚上编,也不大知道累。那时候还没有电,家家都用煤油灯。我家连大一点的煤油灯也舍不得用。我找来一个小圆瓶子,在盖儿上钻个小窟窿。捻个棉花捻儿,再包上一层薄铁片,这就是灯芯。小灯是要挂起来的,挂到高处,灯光就更昏暗了。

有一年,供销社开始收购单层席子,十块钱一领。好机会不能错过,我和父亲就赶紧编起来。编完十领,我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,就自己赶上马爬犁出门了。等卖完席子,我去柜台买东西,突然发现少了二十块钱。经理、店员都帮我找,可怎么也没找到。我的眼泪刷刷地就下来了。我委屈,恨自己没用。我心疼钱,更心疼那些没日没夜的挨累受罪。

两个冬天,我家卖了四十多领席子。慢慢的,淘米的席套、酱缸的蒙子、防雨的帽子,我也都编了。还有,加工席子的整套工具,我自己也都会做了。

我刚成家的时候,做农村教员的丈夫每月只拿二十二块钱工资。除去平时家里零花一点,到秋天连粮食都领不回来,还要退赔给生产队两头小猪。队长得知我会编东西,就让我给队里编圈粮食的帘子。帘子长五米,宽一尺二寸,每块帘子给十五块钱。我起早贪黑,总共编了十块。粮食领到了,小猪也被还了回来。以后队里年年都让我编帘子,一般是给一马车高粱秆儿,让我们交上两块帘子,给我们打一百个工分。丈夫下班后,只能打记下手,收拾个席子啥的。后来我干脆教会了,这样多了个帮手。除了帘子,我们俩每年还可以卖掉二十来领席子。

编席子的材料要求够高的,一般得是高粱秆儿,最好是大蛇眼高粱。这种高粱秆儿长,匀,刮出的席子软乎有韧劲儿。高粱秆儿也要精挑细选,粗的不行,细的不行,弯的也不行。一领十尺席大概得用二十捆高粱秆儿,一个冬天我家要用掉十马车。这些高粱秆儿捆起来像一座小山,席子一领一领编出来,小山一点一点矮下去。

家住农村,需要很多应手的筐啊啥的。邻居家的姐编筐的时候,我用心看过几回,也拿些细柳条试着编小筐,开始的几只还行,但之后的就越来越好看了。一有空儿,我就练手,就寻思,很快编筐也难不倒我了。大到直径四五米的囤子,小到巴掌大的榆条筐,大花筐,土篮子,各式各样儿的筐箩,簸箕,谁见了都说好看。二三十年以后,我去城里的儿子家,见到两只又被丈夫丑的席子,就给扔掉了。儿子心疼地捡回来,还说这可是花钱买的,挺贵呢。在商场里,我还看到一些柳编的挂件儿,摆设,价钱都不低,有的编得真挺阿谀,手艺跟我比差了不少。

我六十岁的时候,学会了织毛活儿。织和编的道理是相同的,只是手多多了根织针。大人小孩都穿毛衣,家里要花上挺大的一笔钱,东西也不知自己织的实惠。关键地方,儿媳告诉几回,刺下就是我自己摸索了。很快,家里人的毛衣、毛裤、帽子、手套、袜子,就都有了。

现在,编织的事儿我停下有些年了。村里,很少有再铺炕席的了。不要说大蛇眼高粱,田里就连高粱的影子都不好了找。我身上的毛衣,也是买的,不是自己织的。年纪大了,孩子们怕我累。最主要的,还是时代变了。

文庫地圖

摆脱了凡尘俗物,避开了人群喧嚣,在文字里与伟大的人交谈,这是多么愉悦的享受啊!

群喧嚣,在文字里与伟大的人交谈,这是多么愉悦的享受啊!

我是昨天收到《爱情、疯狂和死亡的故事》的,夜里读了第一个短篇《爱情的季节》的一半,今天我读完了后面的章节,然后继续读了《钻石饰针》《伊索尔德之死》《被砍头的母鸡》《羽毛枕》《漂流》《中署》《铁蒺藜》七个短篇。这七个短篇读起来令人惊心动魄,虽然都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,主人公都是拉美大地上平凡的人,坠入爱河的少年,新婚的少妇,朴实的农民,贫穷的手艺人,爱慕虚荣的妻子,痴呆的孩子,但是每个人都在经历着悲剧,或者说在制造着悲剧,而无常的命运更是不放过这些人。现实与非现实的交替描写,人物的病态性格与贫困生活以及幻觉的交织,使得每一个短篇都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,十分的丰富而又令人沉思。对人物的刻画不仅有外在的动作、表情、语言的描写,也有对内心世界的剖析,有趣的故事,悲惨的结局,不禁让我掩卷叹息……

《爱情季节》写的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的爱情故事,大学生内维尔爱上了美丽而纯洁的少女,但其父亲反对这门婚事,他认为少女的母亲作风不正,有辱门风,坚决不肯参加他们的婚礼,而少女的母亲又坚持让内维尔的父亲主婚,双方僵持不下,最后少女和母亲不知去向。多年后,内维尔再次遇到了少女和她的母亲,她们生活窘迫,母亲已身患重病,将不久于人世。而此时内维尔已经结婚,妻子去

了欧洲度假,内维尔带着她们回到自己的庄园。后来母亲死了,内维尔的妻子也要从欧洲回来了,所以内维尔只好打发走旧情人。本来相爱是件很美好的事,但是相爱的人却不一定能顺利地结合。具体的生活中有各种偏见,有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障碍,爱情的力量有时是战胜不了现实的。《爱情季节》用一年四季来为爱情排列顺序,春天是爱情的萌发,夏天是如火的热烈,秋天是爱情的凋零,冬天是爱情的消失。这样的安排有巧妙的建构,耐人寻味。

而《钻石饰针》就是一个血腥而又惊人的故事了,贫穷的首饰匠娶了一个美貌的女人,美貌的女人本想凭借自己的美貌而嫁个有钱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,但是最后还是嫁给了贫穷、矮小、多病的首饰匠,她的梦也随之破碎了。这样的一对夫妻生活肯定是不幸福的,其中充满着危机与不可预料。美貌的妻子爱慕虚荣,对丈夫怨恨不满,而丈夫一直忍让,只是辛苦地为别人加工首饰来维持生活。妻子渴望自己也有枚钻石首饰,在丈夫加工首饰时,竟拿走了其中的一个钻石发卡戴上去看戏,夫妻间大闹一场。而面对丈夫第二天正在加工的一个更加昂贵的胸针时,美貌的妻子恳求丈夫携带首饰逃走。最后丈夫苦苦相劝,才让妻子平静下来。妻子睡着后,丈夫在凌晨把这枚昂贵的胸针刺进了妻子裸露的胸膛,直到妻子失去了呼吸才离开卧室。两个本是苦命的人却

都是疯狂的,失去理性的,人的精神世界失去平静,原因是多方面的,有来自社会的,也有来自家庭和自身的。悲剧发生之后,又该责怪谁呢?

在阅读这个短篇时,我有很强烈的置身其中的感觉,当读到妻子把钻石发卡拿走戴在头上去看戏回来,“她随手把发卡放在床头柜上。卡西姆站起身,把发卡收进工作台,上了锁”。我真担心接下来会发生很可怕的事,仿佛在西西姆忍让妻子的时候已经隐隐地透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我觉得脊背发凉,为美貌的妻子而产生深深的担忧。不得不佩服基罗加的冷静叙述,同时语言又很简洁,布局巧妙,对人物的把控很到位,而作为一个作家所要拥有的超前的意识更是令人赞叹。

遥远的美洲大地,蛮荒的故事,爱情,疯狂与死亡的故事不断地上演着。通过基罗加的笔,梦与现实交织,诡异,离奇。无常命运,生死难料,这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伟大主题。阅读基罗加的小说,在惊心动魄的同时,也更加理智和冷静,思考是始终伴随情节的发展的。悲剧让人不忍,而悲剧又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。被毒蛇咬死的农夫,被痴呆哥哥们砍死的小女娃,各色人物,有反叛,有不知所措,人间哪有个安宁处?

后面还有六个短篇留待明天阅读,最后借用罗贝托·波拉尼奥的话来结束这篇读书笔记——

“对短篇小说写作艺术的指导建议之一:必须阅读基罗加。”

生活速写

教练这一句话,让原本情绪高涨的老廖顿时如跌冰窟,情绪一落千丈。他尴尬地退到人群后面。

老廖学车记

□刘宏

地回道,拉倒吧,我可信不着他。十几天后,驾校通知科目一考试,老廖发现参加考试的一百多名学员都是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,自己一个老头在人群里显得很另类,他感到有些不适。考试结果是电脑直接出分的,他竟然考了99分。如此高分令老廖兴奋不已,第二天一上班,逢人便炫耀一番。刘会计看不惯,背地里说,科目一傻子都能考及格,有啥美的。

科目二是实际驾驶操作,老廖觉得自己虽然没有在正规驾校学习过,但毕竟有过几年的驾龄,学起来应该不难,比其他从未摸过车的学员有优势。当那个脸瘦得像猴子似的年轻教练向学员们问,你们谁以前开过车时,老廖在人堆里踮起脚伸长脖子,颇为自豪地喊道,我以前开过车。他觉得教练一定喜欢他这样有驾驶经验的学员,毕竟有一定基础嘛,教起来更容易更省心。不料教练看了他一眼,拉着脸说道:“我最烦你这样的野路子,没人教没人管的,养了一身臭毛病,还得我费心给你改。”教练这一句话,让原本情绪高涨的老廖顿时如跌冰窟,情绪一落千丈。他尴尬地退到人群后面,心里骂道:这小鬼崽子,没大没小,当着这么多多人,一点面子不给,真是欠教育。

先练倒车入库。轮到老廖上车,他一坐上驾驶座,教练就阴着脸盯着他看。车子刚一起步,教练就喊停车,老廖一头雾水,有点蒙圈。教练当着众人冲他大声问道:方向盘是怎么握的?说着上前抓住老廖肩膀向后拉,动作很粗暴,嘴里喝道:坐直了,别像虾米似的趴着,一挡起步,向右打两圈!老廖刚打了一圈,教练就上来抢方向盘,一边抢一边说,你反应咋这么慢呢?再向左回一圈,向左!你怎么左右不分?教练没好气地训斥老廖。老廖心里紧张,手脚更加忙乱,两人一个车里一个车外抢方向盘,我一把我一把地如同打架,眼见车子直奔旁边的护栏去了,教练急喊,刹车,刹车!

活不承认是自己开的车。

听说老廖要考驾照,财务科的刘会计专程从二楼爬上六楼老廖的办公室,气喘吁吁地劝告老廖说,你可真能得瑟,像你这样的老同志,记忆力和反应能力都不行了,还学啥车呀。老廖不服气,我才58岁,老什么老?刘会计碰了一鼻子灰,哼道:“好好,你年轻,你才18岁。”

驾考科目一内容是交规理论,按照要求老廖在手机上下载了《驾考宝典》,开始模拟考题,学得挺投入。老伴见他整天摆弄着手机,以为他在玩游戏,骂他越老越不着调,还小孩似的玩游戏。老廖得意地说,我在学习呢,等驾照一到手,我就开车周游世界去。在家侍嫁的女儿小丽在一旁道:要去带我妈一起去。老伴一撇嘴,不屑一顾

应该说,老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。但用他老伴的话说是个能作的人。“作”说白了就是没事找事不安分。不安分的老廖当然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,老廖的“作”主要体现在爱好上。作为公司工会分管文体工作的副主席,老廖的爱好很广泛,什么钓鱼,



打乒乓球,要空竹,甚至吹萨克斯,样样都能整两下,像模像样的,虽谈不上精通,但绝对不能说外行。

这不,端午节刚过,老廖有了新举动——学开车。他瞒着家人到驾校报了名。老廖说,我要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准备,到时候弄台二手车,想去哪儿玩,自己开车就走,不用求人,方便得很。

其实,老廖年轻时是开过车的。那时候他在农场生产队当团支书,家住在职部,要经常回家,搭车不便,就花几千元买了一辆二手北京吉普车。那时候,偏僻的农场可谓山高皇帝远,村路上开车的司机没有几个有驾照的,更没有酒驾醉驾一说,砂石大道就像自家院子,任尔驰骋。有一次酒后,要搭车回家的同事看老廖醉得



扫码关注《天鹅》
共享文字之美

↑ 于承佑《净途之一》 水印木刻 100×16cm